



東國通鑑

五十二

共三十二

U 6
4060
28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二

高麗紀

辛禍三

亥癸

辛禍九年○大春正月海道副元帥鄭地擊

倭大破之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納哈

出遣文哈刺不花請尋舊好○鄭夢周等至

遼東都司稱有勅不納止納進獻禮物勅曰

天覆地載日月所臨為蒸民之主封疆雖大

小之殊治民之道莫不亦然其盡大地之民

亘古至今豈一主而善周育者也前者三韓

伊6
4060
3/28



昔長為民所弑弑後疊來奏朕臣貢如常却
之再三不止特以歲貢難之必止今不止而
固請乃以前數年零碎之貢合而為數暗為
愚侮然三韓之域莫於中國之東滄海之外
朕觀我中國之書其方之人不懷息而好構
禍縱使暫臣亦何益哉爾守遼諸將固守我
疆毋與較徵今以數年之物合而為一稱為
如勅其意未誠符到之日仍前阻歸不許入
境止許自為聲教○胡拔都來掠泥城中流
矢而走○遼東都司移牒曰高麗臣事大明

辛禍

不宜與納哈出通好今聞納哈出遣文哈刺
不花請好高麗厚禮以慰之其於臣事大明
之義如何如欲免罪權遣文哈刺不花以效
其誠不然雖有後患悔之何及○二月賜賜
廣道按廉柳克恕交州道按廉崔資廐馬各
一匹二人皆姦慧諂諛當禍之南行也則民
膏血窮極珠玉賂遺權貴以取媚悅故有是
賜○禍還松京諷彩棚雜戲以迎成均學生
獻歌謠禍曰學生何其少耶廉興拜對曰往
者養賢庫充羨能養諸生故人爭入學今廩

之不能養故少禍曰其給豐儲倉米養之宴
羣臣于花園夜分乃罷○左司議權近等上
疏曰官爵所以命有德賞有功故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而無功者不得濫受也比年以來
四方兵興國用虛耗其有戰勝之功者錢財
不足以盡賞官爵難以盡授先王權設添職
而有定數以賞其功非有軍功不敢虛以授
之是故有功者益以勸而無功者不敢望今
者添職大繁至無其數功否混淆僥倖日開
至於工商賤豎皆得冒受故有功者雖得而

卒焉

不喜無功者冒求而不止官爵之賤至如泥
沙此非細故也况今國家所賴以賞有功磨
人心者唯官爵而已官爵不重人皆輕之則
後雖有功何以賞之且戰攻之士豈望添設
輕賤之職以赴難測危亡之地乎願自今賞
功添設之職一遵先王定數除赴戰有功軍
官外勿許除授女封宅主僧封諸君法號兩
府外封君皆係官爵輕賤並許禁斷國之安
危係乎州縣盛衰比年以來外方州縣吏輩
規免本役稱為明書業地理業醫律業皆無

實材出身免役故鄉吏日減難支公務至於
守令無所役使諸業出身者退坐其鄉恣行
所欲守令莫之誰何是故州縣僅存之吏皆
生覬覦之心竊恐州縣因此益衰乞東堂雜
業監試明經一皆罷之傳曰民者邦之本也
財者民之心也故失其心則民散失其本則
邦危比年以來征戰不息水旱相仍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加之一田三兩其主各徵其租
以割民心所在官司不能呵禁願自全一依
本國田法京中版圖司外方按廉斷決使民

辛禍

蘇息如有違者痛行禁理書曰學于古訓時
惟立事故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理
萬機之政者也殿下即位之初有志于學首
開書筵國人相慶以望大平而近年以來或
作或輟人皆缺望願殿下不忘初志復開書
筵或命大臣獻議或令左右講論以通經學
義理之宗以觀古今理亂之變以副三韓臣
民之望○三月憲府上書曰本朝以從仕久
近勞逸多少循資陞秩以賞功勞比來奔競
成風名器日賤有勞者不叙無功者冒受願

精加檢察循次叙用以明銓選之法守令近
民之職尤不可不謹比來姦佞貪暴之徒付
託權勢求為守令恣行不法州府郡縣日就
凋弊願令臺省六曹舉廉正勤儉者分遣郡
縣使都巡問使按廉使黜陟賢否以明賞罰
如有謬舉罪及舉主禍納之○禍如定妃殿
自是往來甚數或不克入每至輒戲之曰子
之宮人何不如母之顏色乎○左司議權近
等上疏曰今四方兵興饑饉荐臻民業蕩盡
國勢將危殿下不以為意夜遊晏起耽樂於

幸禍

內馳騁於外玩細娛忘遠慮一朝如有緩急
將何以處之又况耽樂以蕩其志馳騁以勞
其身誠非怡養精神以保天年之術也殿下
春秋鼎盛血氣未定此亦不可不戒也○門
下侍中洪永通乞退以曹敏修為侍中林堅
味守侍中以堅味及都吉敷禹玄寶李存性
提調政房故事侍中掌銓注及永通敏修為
侍中不得與焉堅味專權故也○夏五月杖
流前判事韓仲寶上護軍韓仲良于邊地仲
寶嘗按撫濟州矯旨縱欲下巡軍獄其弟仲

良素與仲實不友善其得罪疏兄罪惡投匿
名狀于李存性第并下仲良獄罪之○海道
元帥鄭地擊倭于南海縣大敗之時地所將
戰艦僅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船百二十
艘大至慶尚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
殊告急地日夜督行或手自擢擢卒益盡力
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觀音
浦勢甚熾四圍而進地督進至朴頭洋賊以
大船二十艘艘置勁卒百四十人為先鋒地
進攻大敗之焚賊船十七艘浮尸蔽海兵馬

使尹松中箭死地謂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
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也捷音至禍大喜遣
李克明安紹連賜官醜以勞之軍器尹房之
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彼獲鎖頸置船底
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
殲而之用乃免○禍潛往壺串觀牧馬宿衛
者皆失所之臺諫文章上言曰我太祖統一
三韓子孫相繼乘輿出入必因宗廟會同賓
客等事未有無事而妄行者至于承陵不遵
祖宗之法不聽諫臣之言日與羣小嬉遊間

東鑑五十一
六
里聲聞上國終有岳陽之行今殿下遊幸無節從以數騎馳騁無方臣民缺望願上畏天命下法祖宗出入有節侍衛有儀無或輕出以慰臣民之望○倭寇慶尚道吉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義興義城善州等處又定丹陽堤州遣典儀令禹夏于慶尚道督察元帥禦倭勤怠○秋七月禹夏督諸兵馬使擊倭于義城斬三級又戰于禮安順興斬十四級○知順州事黃安信監運軍糧竊米七十餘碩有司欲置於法以禍姻戚止削職○遼

年偶

潘草賊四十餘騎侵端州端州萬戶陸麗青州萬戶黃希碩千戶李豆蘭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遁去○八月以贊成事趙仁璧為東北面都體察使判開成韓邦彥為上元帥贊成事金用輝為西北面都巡察使前版圖判書安思祖為江界萬戶以備邊○倭寇比屋義城等處賊衆我寡屢戰不利副元帥尹可觀與戰于安東禮安等處敗績○倭陷居寧長水等縣分兵欲寇全州副元帥皇甫琳戰于礪峴却之○禍召密

直提學趙浚曰揚廣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
都巡問使悞怯不戰卿可往察軍機浚對曰
殿下若命臣專制兩道其將帥逗遛敗績者
聽臣區處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上豈
畏臣就死地乎將帥之族忌之白禍止之乃
以門下評理文達漢為揚廣慶尚道都體察
使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軍容盛衰其有逗
遛不進者元帥則禁身以聞其餘照律真斷
○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元帥王安
德金思革都興與戰斬三級○倭賊千餘寇

春陽寧越旌善等郡縣○左司議權近等上
書曰惟我太祖憂勤垂統萬世列聖相承畏
天勤民遵守憲度馴致大平祖宗數百年積
累艱難之業傳至殿下付昇之任可謂重矣
今國家水旱相仍饑疫荐至老弱轉于溝壑
餓莩僵於道路加以隣國屯兵近境倭賊深
入為寇州縣騷然棄為賊藪自古危亂之極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積薪厝火不足喻其急
也剥床以膚不足喻其切也此誠殿下恐懼
修省奮發有為之時也曩者臣等與司憲府

上書以諫微行殿下優容弗弗即賜俞允端
居九重數月不出從諫之德改過之美光今
邁古中外翕然以望理平今復事遊幸晝夜
馳騁委巷之中侍衛之臣挾弓劍而守空宮
公卿百僚不知所至寧知盜賊刺客不在於
國中乎萬有倉卒之變甚可畏也此臣等所
以深為殿下危之也禍嘗馳騁閭里而尚畏
忌臺諫官豎進說曰臺諫皆上所除如有忤
旨替之何難自是禍益輕臺諫無復忌憚遊
戲畋獵無虛日近又與同僚極諫禍醉甚欲

射之○胡拔都來寇端州副萬戶金同不花
內應盡以貨財故後陽為彼執上萬戶陸慶
青州上萬戶黃希碩等累戰皆敗時李豆蘭
以母喪在青州

太祖使人召謂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持服
在家其脫裘從我豆蘭乃脫裘服拜哭告天
佩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平豆蘭為
前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着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
黑乳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留其軍士發劍挺身馳出

太祖亦單騎發劍馳進揮劍相擊兩皆閃過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迴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即又射其馬洞貫馬倒而墜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之我軍亦至

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去○遣贊成事金庾賀聖節請謚承襲陳情密直副使李子庸賀千秋節先是路由遼東輒不達

辛酉

故令庾等航海而往○左司議權近等諫曰今倭寇侵擾四方及間刺客往來京城殿下從以數騎馳騁道路終夜不返臣等深為殿下危之禍曰我誠有此愆非卿等誰肯言之○我

太祖獻安邊之策曰北界與女直達遼瀋之境相連實為我國要害之地雖於無事之時必當儲糧養兵以備不虞今其居民每與彼俗互市日相親狎至結婚姻而其族屬在彼誘引而去又為鄉導入寇不已唇亡齒寒

非止東北一面之虞也且兵之勝否在於地利之得失彼兵所據近我西北舍而不圖乃以重利遠啗我吾邑草甲州海陽之民以誘致之今又突入端州禿魯兀之地驅掠人物以此觀之我之要害地利形勢彼固知之矣臣受任方面不可坐視謹籌邊策以聞禦寇之方在於鍊兵齊舉今也以不教之兵散處遠地及寇之至倉皇招集比其至也寇已虜掠而退雖及與戰其如不熟旗鼓不習擊刺何願自今鍊兵訓卒嚴立約束申明號令待

辛
禍

變而作無失事機師旅之命係於糧餉雖百萬之師有一日之糧方為一日之師有一月之糧方為一月之師是不可一日無食也此道之兵昔運慶尚江陵交州之穀以給之今以道內地稅代之比因水旱公私俱竭加以遊手之僧無賴之人托為佛事冒受權勢書狀干謁州郡借民斗米尺布歛以甌石尋丈彌曰反同徵如逋債民以飢寒又諸衙門諸元帥所遣之人羣行傳食剥膚槌髓民不忍苦失所流亡十常八九軍之糧餉無從而出

乞皆禁斷以安百姓又道內州郡介於山海地狹且瘠今其收稅不問耕田多寡唯視戶之大小和寧於道內地廣以饒皆為吏民地祿而其地稅官不得收取民不均餉軍不足今後道內諸州及和寧一以耕田多寡科稅以便公私軍民非有統屬緩急難以相保是以先王丙申之教以三家為一戶統以百戶統主隸於帥營無事則三家番上有事則俱出事急則悉發家丁誠為良法近來法弊無所維繫每至徵發散居之民逃竄山谷難以

招集今又旱饑民心益離彼用錢穀餌以招納潛師以來虜掠而歸一界窮民既無恒心又皆雜類彼此觀望惟利之從實為難保乞依丙申之教更定軍戶使有統屬固結其心民之休戚係於守令軍之勇怯在於將帥今之為郡縣者出於權幸之門恃其勢力不謹其職軍餼其須民失其業戶口消耗府庫虛竭乞自今公選廉勤正直者俾之臨民字撫鰥寡又擇堪為將帥者俾之揔戎捍禦國家○倭賊千餘陷沃州郭令等縣遂入開秦寺

據雞龍山文達漢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棄馬登山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帖子浩敗死達漢及金斯革安德都興安慶朴壽年等與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級斯革追擊于木川黑帖斬二十級○以門下評理池湧奇為全羅道都元帥○九月以知門下事李乙琢為江陵道元帥○以大護軍鄭承可為五道體覆使檢察軍容虛實接戰勤慢○倭寇江陵府及金化縣又陷淮陽府及平康縣京城戒嚴徵平壤西海道精兵入

衛遣前政堂南佐時知密直安紹王承貴王承寶鄭熙啓印海開城君王福命開城府事郭璇等往擊之戰于金化敗績○倭陷洪川縣元帥金立堅李乙琢與戰斬五級○大設鎮兵法席于中外佛寺共一百五十一所供費不可勝計而赴防軍士自備糧焉○冬十月都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倭突出掩擊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于楊口敗績退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遂侵加平縣元帥朴忠幹與戰逐之斬首六級賊入據清平山以贊成

事禹仁烈為都體察使前密直林大匡為助
戰元帥往擊之○泥城萬戶報遼東搃兵官
奏曰韃韃遣文哈刺不花於高麗欲與攻遼
請遣兵救之

帝命孫都督領戰艦八千餘艘征我國到遼
東將發船會韃韃軍擊渾河口子都督兵與
戰不克而還禍命備守邊鄙○臺諫上疏曰
近來隣國有警海寇深入往來及間事變可
畏殿下不擇晝夜單騎馳騁臣等憂危諫至
再三輒賜俞允而宦官內豎衛士圉人逢迎

諛悅導上非禮及殿下出入無時失信於
國不忠不道莫此為甚其內乘別監及速古
赤宦官內豎之執事者請加鞫問以鑑後來
且辭者必納王命其任非輕是以古者必擇
正直謹慎者二人以充其任今加置二人而
反有所不逮殿下出入不以告百官請依古
制擇置二人汰去其餘疏上禍杖宦官金吾
逢配泥山黥內豎徐良守內乘別監金千用
逃令索之○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
如蹈無人之境禍以密直提學趙浚為江陵

交州道都檢察使○李乙珮及副元帥權玄
龍兵馬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
級獲馬七十二匹賊收餘衆還泊高城浦禍
賜乙珮等白金有差○十一月譯者張伯還
自京師言

帝以進賀使金使李子庸過期而至下法司
禮部奉聖旨咨曰高麗遠自東鄙曩者來奏
願聽約束其中懷詐多端視生隙如尋常朕
所不納止許自為聲教向後數來請命朕將
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定歲貢用表彼誠去

後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又以慶禮來誠則誠
矣然非期節而至豈不侮之甚歟雖然以發
使之事論之則非高麗國王陪臣之非乃使
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全臣妾永
守事大之誠來使既非朝禮當送法司其所
進禮物既不依節而至勿納更與高麗文書
必然願聽約束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
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乃
為誠意方免他日取使者之兵於是置進獻
盤纏色以備歲貢○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

戰艦于諸道以備倭寇從之○十二月以鄭地為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禍如盧賚第賚英壽之弟也禍嘗見賚妻羨自是屢往焉

甲子

辛禍十年○大春正月宰相樞以禍狂妄日甚

不似人為祭于惠明殿及玄陵以禱之○遣判典校寺事金九容如遼東初義州千戶曹桂龍護送賀正使至遼東都指揮梅義給之曰我於爾國每有公幹盡心施行爾國何不一問安耶宰相聞而信之以九容為行禮使

奉書燕賚白金百兩苧麻布各五十匹遣之摠兵潘敬葉汪與梅義等曰人臣義無私交何得乃爾遂執歸京師流九容于大理病卒于道○禍如盧英壽第百官侍從禍名禮務佐郎李汝良曰汝等慮子單騎出遊令百官扈從禮則然矣子深居九重忽忽無聊是用出遊以遣寂寥耳若於城外扈從宜矣安可每從街陌之遊乎且臺諫各司公務浩繁宜各治事毋致稽滯遂馳上男山百官亦從之又召汝良曰何不從命敢復如是是日九至

英壽第瞽者金哲善吹簫常出入英壽第禍
至輒召之樂以忘倦通宵竟日哲從吏為非
長禍之惡國人惡而欲去之會矯旨事覺杖
流錦州○二月禍畋于壺串百官侍從命止
之自是無日不畋于郊禍又率諸閹洗馬于
東池與之馳騁金元吉隆馬傷脚及夕禍手
吹笛令宦豎為雜戲使元吉作唐人戲元吉
辭以傷脚禍怒杖之垂死怒猶未解下巡軍
獄尋釋之○禍令諸道流竄者騎船捕倭以
贖罪○倭入鎮浦以小艇載還彼虜婦女二

十五人○三月判厚德府事韓脩率脩善草
隸忠定王命為政房秘閣未及遜于江華脩
從之由是名重一時恭愍王名復置政房率
眈得幸其迹甚秘脩密啓曰眈非正人恐致
亂王方惑眈拜脩禮儀判書蓋疏之也及眈
敗王曰脩有先見之明○夏五月遣判宗簿
寺事金進宜如遼東進歲貢馬一千匹以金
銀非本國所產遣司僕正崔洵請減其數○
戊申地震○禍夜率宮女數隊如紫霞洞遂
如廉興邦第翌日又率宮女如紫霞洞同浴

而戲○六月禍率閣豎倡妓過市挺擊市人
以為樂人皆奔匿失貨者甚衆○禍微行遊
東郊至歸法寺南川與宮女同浴淫褻無所
不至○禍如李仁任第初趙英吉為仁任婢
婿生女曰鳳加伊仁任獻于禍是日禍率至
其第淫焉除英吉典農副正○秋七月禍夜
率宮女宦者數騎縱遊委巷歌吹載路時禍
喜着白草笠奴隸之惡小者効之亦戴此笠
詐稱大家夜行閭里殺雞狗或因以劫掠○
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聖節且請謚

辛禍

承襲時本國與朝廷多釁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
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
遠地至是當遣使賀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
後乃擬遣密直副使陳平仲平仲以減獲數
十口賂林堅味遂辭疾堅味即舉夢周禍台
面諭曰邇來我國見責朝廷皆大臣過也卿
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仲疾不能行乃代
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
况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

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聖節纔六旬脫候風
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禍曰何日就
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八月令兩府至六
品出金銀有差又括斂諸道以充歲貢都堂
又取魯國公主殿金銀器以補之○禍畋于
郊夜還笙歌鼓舞為巫覡戲歎曰人生世間
有如草露泫然流涕又率鳳加伊出城北門
至東郊川泛木梯為舟自挽以戲至夜乃還
尋又欲往郊外左右曰夜已深天又大雨將
安之禍曰第欲呼鷹耳遂出遊南郊達曙乃

辛禡

徒黨至其第婢僕走入曰願夫人避之曰我
不可苟逃婢僕咸意將從之重貴妻饗齋以
酒齋欲入其室重貴妻捽胡而批其頰曰宰
相何有如此強暴之行耶寧死從汝乎齋慙
而退重貴妻遂往告崔瑩曰齋以妾有華屋
思欲有之暴欲於妾公以清直聞故來告耳
辛禡三年○大
明共武十年春正月倭盜會原倉品米時
軍餉不足令州郡隨職品出米有差謂之品
米○以池潯奇為揚廣道副元帥○以金鎮
敗軍廢為民流嘉德島斬其千戶二人杖軍

巳丁

官有差○納哈出遣使來獻羊馬○置新勇
新猛軍于安州○二月倭寇新平縣○北元
遣翰林承旨孛剌的冊禍為開府儀同三司
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國王○納哈出遣文
哈刺不花來○北元遣使來祭敬孝大王○
始行北元宣光年號○以王安德為揚廣道
都元帥○倭寇慶陽遂入平澤縣揚廣道副
元帥印海與戰不克○召募良家子弟善射
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覈諸司貢吏
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

使印乞釋兵柄禍遣知中事廉廷秀慰諭勉
令視事瑩赴都堂極言諸宰相兼并之弊遂
具文案禁斷侵奪目諸相曰署此案後復有
如前日者乎諸相默然○北元遣使來至和
寧府遣護軍任彥忠慰諭遣還以道梗留半
歲而去○閏月壽昌宮成造成都監判事崔
瑩李成林李子松廉興邦等詣闕賀成禍曰
大厦五年而成何以報卿等瑩因啓曰今倭
寇蠶食田制日紊民生困悴喪邦無日而不
與大臣圖議國政昵比羣小遊畋無度臣將

安仰以盡臣職乎禍赧然曰謹聞教矣○遣
連山君李元紘如京師獻歲貢馬一千匹都
評議使司申禮部曰原奉五年歲貢金五百
斤內見解送九十六斤十四兩其未辦四百
三斤二兩折准馬一百二十九匹銀五萬兩內
見解送一萬九千兩其未辦三萬一千兩折
准馬一百四匹布五萬匹內見解送白苧布
四千三百匹黑麻布二萬四千四百匹白麻
官布二萬一千三百匹馬五千匹內已解送
四千匹遼東都司收訖今見解送一千匹又

遣銀川君趙琳賀正時朝廷尚懷疑阻奉使
者憚之附勢求免元紘琳俱以散官行○倭
寇長淵縣西海道上元帥王承寶與戰敗績
○命贊成事沈德符檢點進獻物于平壤府
禁私挾金銀者押物魏堅犯令斬以徇○十
一月崔瑩李成琳謂金寶曰先王之時一月
六衙日今但二衙日每不視朔至使百官未
知班次明日衙會須啓視朝實以告禍不報
遂如龍德家宿焉質明百官皆會禍自龍德
家出畋南郊實自宮馳告請必視朝禍曰宰

相圖議國事予有童心遊戲無節為可愧也
爾其持酒慰諭龍德通濟院婢也初以盧氏
宮人見幸寵踰盧氏未幾封淑妃以其父崔
天儉為密直使又以兄孩兒夫鄭熙啓判密
直司事時禍寵鳳加伊龍德妬之譖曰評理
都吉敷嘗通鳳加伊禍出吉敷為西北面都
體察使○倭寇咸陽郡都巡問使尹可觀晉
州牧使朴子安與戰斬十八級○禍親執斧
斤斲木為戲惡人觀聽杖衛士三人○倭寇
同福縣都巡問使尹有麟光州牧使金準長

平禍

興府使柳宗與戰斬九級○以崔瑩判門下
府事林堅味為門下侍中初禍如元中浦至
一水渚水方漲莫測淺深禍躍馬欲濟評理
文達漢曰水之淺深未可知也豈宜遽入俄
有一人渡水射獸禍望見遂大怒曰若果水
深彼人飛渡耶文評理其誑我乎即令達漢
歸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使密直副
使崔鄂啓曰達漢愚直忤旨在家鬱悒乞許
出入禍許之至是瑩執政復達漢職禍見批
目有達漢名曰曩者鄂請宥達漢今已得免

乎取筆勾去并削鄂職下巡軍獄又見權近
為代言曰此人嘗為諫官使予不得遊幸何
得近侍為代言乎合令防倭亦勾去○倭寇
水原工二鄉府使許操擒賊謀三人○遼東
都司遣女真千戶白把把山率七十餘騎奄
至北青州萬戶金得卿引兵陽避之乘夜焚
其營擊斬四十人把把山遁歸初李元紘等
至遼東知都司將遣兵指哈刺雙城邀截胡
使密遣人來報都堂即移牒使得卿預為之
備○十二月以裴元龍為雞林府尹元龍素

名能吏托庶興邦為養父贈家舍得是任侵
漁百姓至載鐵把歸之家其狀如文魚故鄉
人目之曰鐵文魚府尹○海道萬戶尹之哲
遇倭于德積島擊走之獲倭船二艘得所虜
八十人○禍遣宦者賜酒于矢人宋夫介禍
繼至其家悅其工於矢賜名曰安自是百工
之家無所不至輒效其所為甚精

辛禍十一年○大春正月禍聞前判三司事

姜仁裕納壻先期馳至其家奪其女以歸置
于定妃宮日晏不興停人日朝賀時有女者

懼皆未備婚禮潛納壻焉護軍宋千祐娶知門下都吉逢女揚言曾失節畏勢不敢去○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曹彥擊倭于汝走島獲船一艘擒三人禍賜白金五十兩○宦者金實逃初實棄妻欲更娶士族女禍曰見女於我然後可娶實因寵德以請禍許之實得娶其女禍銜之托他事下實巡軍獄欲殺之故逃令大索之下當直千戶柳克恚于獄○大閱于越庭大司憲任獻謂都堂曰此地非惟先王大朝會行禮之所且密邇景靈殿太

祖列聖神御在庭之上豈可縱軍士馳馬於其間哉三司左事廉興邦曰玄陵嘗閱五軍於此取其閑曠也不聽○二月禍如玉與弟納其女自是常宿其第初興將以其女妻邊安烈子禍曰其姨予命嫁之遂使見其女興曰臣女幼駿且其母被疾何心納壻禍嘆目叱曰小豎欺我耶汝不從命罪及妻孥侍中曹敏修等謂禍曰安烈為國名將厥功甚茂今奪其婦將臣孰不觖望乞許成婚不聽至暮如與第與已空其家而避之禍大怒興不

得已從之○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金
得卿擊殺官軍之故乃執得卿歸京師禍與
林堅味李成林待程與極厚潛使張子溫賂
與金五十兩僉從三人銀各五十兩得卿行
至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遇倭聞于

帝得卿將行都堂誘之曰北青州之事汝當
其責勿以累國得卿曰吾但奉行都堂牒耳
上國若有問豈敢終諱堅味憂懼無以為計
密直提學河崙密謂堅味曰事貴從權當今
西北倭寇充斥豈無遇賊死者乎堅味大喜

遂從其計盜殺之○禍畋于西海道十五
日自京城至于海上供給之車絡繹百里寺
人內豎恃寵縱暴折辱按廉守令西海吏民
不堪荼毒皆散走按廉使李頌喪馬徒行泥
中一道嗟怨禍樂而忘返至延安府天大雨
扈從者暴露草野牛馬道死相望還至白州
欲觀魚于延安府大池崔瑩諫曰臣麾下士
數千餘人今馬斃者多况供頓未辦遽幸湫
隘之邑民弊可勝言耶禍乃止○三月漣州
澄波渡黃濁三日○姜仁裕與其妻祭松嶽

禍手吹笛張樂迎于賞春亭乘醉夜還前郎
將全成吉截路行撲殺之○代言尹就掌成
均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欺之為粉紅
榜以其兒童好著粉紅衣也

臣等按吾東邦科舉之法自光宗始文風
稍振然聽用雙翼之言徒尚文藻其法頗
襲唐制自此以後於學校則有國子大學
四門又有九齋學堂而律書算學皆肄國
子其科舉則有製述明經二業而醫卜地
理律書算三禮三傳雜業各試其業賜出

身一時名卿大夫未必不由科目而進科
目之外又有門蔭成衆愛馬之選所進非
一途原其初養育之有其素選取之有其
制銓注之有其方累世子孫憑藉維持英
雄豪傑代不乏人自權臣私置政房政以
賄成銓法大壞而科目取士亦從而汎濫
於是黑冊之謗粉紅之誚傳播一時而麗
業遂衰悲夫

夏四月壬辰朔大雨雹大如拳數日乃晴○
遼東遣人來買農牛於是置點牛色聽西北

面民得自互市得牛五百頭都巡問使烙印
以送遼東以謂帶印牛乃公家所獻不與直
故尋罷○鄭夢周與金吏洪尚載周謙等還
自京師初夢周晨夜倍道及節日送表
帝覽表畫日曰爾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
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
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勅禮部優禮
以送遂放還尚載等初吏賀聖節尚載謙賀
正李子庸賀千秋以海道阻險皆不及期

帝以吏等受命稽緩且鞫弒君殺使之故寬
之大理至是皆放還且許通朝聘子庸道死
禍引見吏等賜酒勞之曰卿等奉使竄于絕
域二萬八千餘里三年乃得生還子深憫焉
各賜鞍馬○倭寇交州道以趙仁璧為四道
都指揮使○賜禹洪命等三十三人及第是
試也盧氏弟龜山宦官李匡從者文允慶等
亦赴焉故事每試一場輒考較出榜初場不
合格者不得入中場終場亦如之龜山童騃
不辨魯魚故於中場見斥禍大恐欲罷試試

官廉國寶鄭夢周等遽取之允慶於初場竊書其友策夢周黜之國寶不可并取之崔瑩戲於人曰前月監試學士尹就棄寒士取昏童致天大雹盡殺我麻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以贊成事沈德符為東北面上元帥知密直洪徵副之判德昌府事金立堅為交州道副元帥○禍如鄭夢周第夢周方宴耆老崔瑩奉觴以進禍曰予非為酒而來聞父王時老相皆會如見父王而來又曰子聞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明卿何不陳利害

飲酒誠非好事瑩免冠謝曰殿下此言國家之福且昨臣所獻書乞賜舉行禍曰夢與鄉對敵戰勝視吾所乘馬乃驢也是何祥也於是尹桓與李仁任洪永通曹敏修李成林李穡等言曰昔元世祖以夢驢為吉常繫驢殿庭欲夢而不得今上夢之何吉如之大平之業可立待也但臣等老恐不及見也禍大悅痛飲賜瑩弓曰欲與卿平定四方執卮跪進於穡曰師傅亦樂觀女樂耶遂率座中聲妓奪馬於路載而還宮

史臣曰桓等位極人臣享其富貴視禍荒
淫無度如秦人視越人肥瘠曾不諫止及
禍良心發於俄頃之間責以糾過而又不
出一言至禍自說妖夢又以荒誕不經之
談同辭獻諛甚哉其面欺也

五月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趙胖如京
師謝恩請謚永襲○下金庾巡軍獄令贊成
事禹玄寶密直姜淮伯鞠之初庾至京師
帝責曰向者汝國殺吾使臣又弑汝君其權
臣為誰庾以李仁任對

半周

帝引庾于內誘之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
今王誰之子也庾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
安至興聖寺給謂庾從者段得春曰汝主所
出庾已奏

帝汝何諱耶得春曰庾言妄矣得春退語譯
者鄭連仁任家奴亦在行中聞之歸告仁任
白禍鞠之流庾于清州連于漢陽時人曰庾
之還多賈錦綺紗羅不賂仁任等故得罪洪
尚載在海彼倭劫掠囊橐一空故免於禍○
憲府上疏曰判事孫用珎奉使京師

帝疑我國事鞫之用珎為國忘身至死不服
忠義可賞請贈爵賜謚官其子孫以示後人
從之○禍率羣妓改于南郊還御花園夜為
水火戲失火延藝屋簷禍以衣濡水滅之○
六月司僕副正邊伐介白禍曰日奪路人馬
載妓人皆怨之請取諸島牧馬以供遊改禍
然之遣伐介取島馬三十餘匹○禍如李仁
任第欲與仁任妻朴氏幸多也姑別墅朴氏
辭以無馬禍奪路人馬遂與俱往率羣妓縱
淫樂仁任與禍寵妓改成齋二十斛衆妓內

辛偶

豎各二斛時仁任待禍如蓄壻國無旬日之
儲而田園奴婢遍中外將相皆出其門○起
復門下侍中林堅味○秋七月左司議李至
等上疏諫遊改禍使知申事廉廷秀釋其文
義還大怒曰時方危亂此輩不欲吾習馬不
忠孰甚當痛懲之以絕言者後又悉書諫官
名以箴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官多謝病
○禍率妓至歸法寺川與妓同浴夜還至前
開城尹吳忠佐第忠佐妻本丹陽大君瑄家
婢沒入義順庫有女三人忠佐規免賤役私

事宦寺殿其中女自是屢至其第○倭寇端
州東北面元帥沈德符與戰敗績○雞林
君李寶林卒為人嚴毅方正有政事才然為
大司憲頗希執政意無雅操為世所少○倭
寇兇漳麒麟島海道萬戶鄭龍追擊之○遼
東遣桑麟推還元季流民李朶里不歹等四
十七人○倭寇平海府江陵道都體察使睦
子安擊却之斬五級○禍乘奉天船張水戲
于東江初禍起盡樓壺串又作樓船極其侈
大名奉天船○戊寅地震聲如陣馬之奔墻

屋頽圯人皆出避松岳西嶺石崩禍曰此地
震無乃天欲陷遼東耶○

帝放還金度一行宣之哲等三十八人○宦
者鄭鸞鳳詣壺串白禍曰殿下不恤國事甚
非為君之道且都堂未得取旨事多壅滯請
還視事禍乃還尋又如壺串○八月雞林君
李達裹卒達裹剛直不撓有鑑識嘗為東北
面都巡問使及還我

桓祖餞于野

太祖立桓祖後

桓祖行酒達衷立飲

太祖行酒乃跪飲

桓祖恠問之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此子必能大之因以子孫屬之恭愍王以為名儒擢為密直提學忤見罷至是卒所著詩文大為李齊賢所稱賞○全羅海道元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級○九月以我太祖為東北面都元帥崔瑩出屯于郊時太祖及瑩威名聞于上國又詔使張溥等至境問

太祖安否故

太祖及瑩皆出于外不使溥等見之○乙亥張溥改祐等來賜詔曰自有元之失馭兵爭莘夏者列若星陳至於擅土宇異聲教豈殊乎瓜分虐黔黎專生殺不外乎五胡若此者將及二紀治在人思眷從天至朕本寒微君位中原撫諸夷於八極相安於彼此他無肆侮於邊陲未嘗妄興九伐之師涉水陸之艱以惠吾民爾高麗天造東夷地設險遠朕意不司簡生夔際使各安生何數請隸而永堅

况羣臣諫納是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今先
度誠命承前爵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嗚呼盡
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鑑既從朕命勿萌
釁隙以遂生丙子周倬維英等來冊謁為王
又賜敬孝王謚恭愍○倭賊百五十艘寇咸
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元
帥沈德符洪徽安柱黃希碩鄭承可等與戰
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
突陣獨入中寨而墮賊欲復刺麾下劉訶郎
哈馳入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

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勢益熾
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
在七十步許

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
汝等觀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
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鬼
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西
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

李太祖碑礮螺也

太祖率李豆蘭高呂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

金天崔景等百餘騎按轡徐行過其間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為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為一屯

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馬久之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槎

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

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

李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悔無及矣賊首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

太祖曰當因其急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

辛福

英珪誘賊賊先鋒數百追之

太祖陽北自為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冷等馳擊之伏兵又起於是

太祖身先士卒單騎出入賊陣者數四所向披靡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奔崩官軍乘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蔽野無一人得脫是戰也女真軍乘勝縱殺

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

佛山亦盡擒之禍賜

太祖白金五十兩五表裏鞍馬又加賜定遠十字功臣號○張溥等往觀徐師吳碑先是以立碑之後兵革水旱相仍故踣之今溥等問此碑故復立之○禍焚黃于大廟遣同知密直崔乙義致膳于張溥溥躬迎以受密直副使具鴻致膳于周倬會倬方食鴻不告置厨而去倬大怒曰王以

天子之命告廟焚黃禮也祭訖致膳使臣亦禮也膳肉至則以天子之尊盛服躬迎况其他乎吾當躬迎如禮何不我告而置諸厨乎其罪有三不敬慢

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之教二也輕祖宗之賜三也不誅而何張子溫曰鴻位雖密直本武人未知禮倬曰如此化外之人不足算但使責以知之耳倬等又求見我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以示之倬加以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并祭之溥等往觀社稷壇責其不營齋廬又欲觀城隍朝議不可登高遍瞰國都給以淨事色為城隍以示之淨

事色迺醮星所也○以前知門下李乙珎為江陵道元帥以捕倭賊○冬十月以贊成事趙仁璧為交州道元帥○張溥周倬等還禍贖以白金苧麻布衣服鞍馬不受曰敢不拜賜然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將焉用但受朝臣贈行詩覽而嘆曰東方有人矣○遣判門下府事曹敏修門下贊成事禹玄寶簽書密直司事河崙如京師謝恩且請曆日符驗仍納前元鋪馬蒙古文字八道○遣門下贊成事沈德符密直提學任獻如京師賀正○

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倭六級○十一月禍調馬于花園顧左右曰將水青木公文來子將制此馬時李仁任林堅味廉興邦縱其惡奴人有良田率以水青木杖而奪之其主雖有公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青木公文禍聞而惡之故每言及之○前部令張演執其妻所私者護軍金璋告憲府其妻乃典工判書金克恭女也逃入李仁任第時仁任領司憲府事令憲府勿問其公受賄賂撓法亂政類此○十二月封姜氏為安妃鳳加伊

為肅寧翁主妓七點仙為寧善翁主以私婢
官婢封翁主者古所未有國人驚駭

丙
辛禍十二年○大
明洪武十九年

春正月戊午朔禍在李仁

任第仁任妻進大爵曰今日三元謹上壽禍
盡爵戲曰吾一則為孫一則為婢婿全而對
飲得無失禮耶乃冒慶容假面作戲以悅之
○復下金庾于典獄籍其家杖流于順天府
李仁任戒押去吏徃還才五日庾死于敬天
驛○二月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請便
服及陪臣朝服便服仍乞蠲減歲貢○以鄭

辛禍

地為海道元帥四道都指揮處置使○禍咬
于西海道禍自吹笛婦寺唱歌晝夜不輟供
費鉅萬州郡騷然都巡問使王安德按廉使
裴矩海州牧使李淑林延安府使安俊等大
具酒食饗禍皆賜廐馬以賞之○三月禍出
遊有一人馳過禍下馬親執其人裸縛繫馬
繫緣道馳騁血流被體○竄龍德及其父崔
天儉于全州縊殺其母及其兄孩兒并侍女
四人時鳳加伊方寵誣譖龍德與其母挾媚
道為蠱林堅味李成林廉興邦惜其寃欲救

不得一人臨刑曰必報殺我者辭色如常棄尸于市後數日禍往觀之使守尸者復張其尸于車上以爛之腐臭滿路人不敢近○夏四月三司右使金續命卒續命清直敢言謚忠簡○韓山府院君李穡掌貢舉以舊例享禍于花園禍以穡為師傅敬重之親執手入欲對榻坐穡固辭禍親牽內廐鞍馬賜之○漆原府院君尹桓卒桓家鉅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散家財以賑之取貧民稱貸契券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湧桓田浸及人

辛禍

田大熟慶尚之民稱之不已○五月三司左使廉興邦判密直司事崔癘兩家奴居富平者恃勢恣橫府使周彦邦遣吏簽軍奴等歐之濱死彦邦持四道都指揮使義軍牒親到其家奴輩又歐彦邦禍遣巡軍提控率龜生于富平捕奴之肆暴者不復究問悉斬之癘乃李琳壻也○都評議使司以禍常在東江分宰樞為四番侍衛時禍喜與宦官及妓裸而走水以魚日以為常○六月廣興倉使羅英烈副使田思理分臺糾正權幹等頒祿于

東江倉禍如東江使宦者安瑒教英烈等賜
從行義魚及養馬冶工等三十一人來各一
碩英烈等曰此倉先王所以祿百官也不可
用以濫賜禍大怒囚英烈等三日釋之命瑒
發倉與之○遣門下評理安翊如京師賀聖
節密直副使柳和賀千秋時奉使人還執政
視賂多少高下其官或不如欲必中傷之以
故奉使者規免其禍不得不貿易翊流涕大
息曰吾嘗以為遣宰相朝聘者為國家耳今
日乃知為權門營產也○秋七月鄭夢周還

辛酉

自京師禮部咨曰奉聖旨天覆地載帝命宰
民者孰知其數焉王有能知造化者守帝命
之分或限山或隔海毋生曩隙修禮睦隣體
上帝好生之德各保生民未有國祚不綿遠
者也設若否此輕施譎詐肆侮隣邦未有不
構兵禍以殃民前者恭愍在時入貢使至朕
嘗歎之朕起草萊王顓之為王於三韓始顓
祖弒君至於斯時四百六十七年乃三韓王
子王孫今善貢於我即推誠以待所以凡使
三韓者必土人關者行朕意正在推誠豈期

恭愍膺弒君之愆難逃好還之道則弒矣弒者不度意在掩己之逆故殺我行人既後數請約束朕數不允正為守分也請之不已朕強從之所以索歲貢知三韓之誠彼聽命矣不一二年違約又不三年如約又不二年訴難嗚呼朕觀四海之內隣於中國者三韓之邦非下下之國徑二千里豈無人焉何正性不常且歲貢之設中國豈倚此而富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今誠詐分明表至云及用夏變夷變夷之制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表

辛禍

至謂歲貢云及生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約削去歲貢三年一朝貢良騎五十匹以資鐘山之陽牧野之羣永相保守諭令歲歲終以此約為驗後至洪武二十四年正旦方進如始朕言不二未審彼中從乎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禍喜甚賜衣帶鞍馬○遣典醫副正李行大護軍陳汝義于耽羅時朝廷欲取耽羅馬且此島屢叛故遣行寺招誘子弟至明年四月乃率星主高臣傑子鳳禮以還耽羅歸順納

款始此○八月林堅味罷以李仁任為左侍
中加封鳳加伊為憲妃○遣贊成事尹珣如
京師謝蠲減歲貢塞直府使李燾請改冠服
從之○冬十月禍畋于西海道李仁任崔瑩
等從行禍至兗津射豕豕突觸禍馬禍驚墜
塞直副使潘福海躍馬直前一箭墮豕禍得
免○十一月安翊柳和等還自京師傳聖旨
云將以段子一萬匹綿布四萬匹買馬五千
匹乃遣典客令郭海龍奏以為小邦馬匹不
多且矮小何敢受價今奉聖旨當盡力措辦

辛禍

○十二月

帝遣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來刷已亥年避
寇東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因前元瀋陽路
達魯花赤咬住誣告也又索買馬三千匹每
一馬給綿布八匹段子二匹令送馬到遼陽
取價回還

卯丁

辛禍十三年○大春正月禍令寶源庫進綺

明供武二十年
縮百匹別監版圖摠郎李蔓實以庫匱不即
進禍怒杖二百○以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
○二月遣知塞直事僕長壽如京師上表辨

咬住誣罔時禍在東江有司請還京率百官
拜表右侍中李成林曰拜表之禮臣等攝行
殿下不必躬親禍悅○禍自東江仁任別墅
率羣妓十餘騎吹角與燕雙飛並驅入京奪
入笠於道為的而馳射之禍與燕雙飛並轡
如多也帖日以為常時燕雙飛衣冠與禍無
異路人望之未辨○令兩府下至巫覡術士
出馬有差以充進獻○判密直司事尹可觀
卒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可觀出鎮合浦
建白置船卒自後倭患稍息性清儉秋毫不

年馬

至謂歲貢云及生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
約削去歲貢三年一朝貢良騎五十匹以資
鐘山之陽牧野之羣參相保守諭今歲歲終
以此約為驗復至洪武二十四年正月方進
如始朕言不二未審彼中從乎夢周奏對詳
明得除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
禍喜甚賜衣帶鞍馬○遣典醫副正李行大
護軍陳汝義于耽羅時朝廷欲取耽羅馬且
此島屢叛故遣行寺招誘子弟至明年四月
乃率星主高臣傑子鳳禮以還耽羅歸順納

款始此○八月林堅味罷以李仁任為左侍
中加封鳳加伊為憲妃○遣贊成事尹珍如
京師謝蠲減歲貢密直府使李溥請改冠服
從之○冬十月禍畋于西海道李仁任崔瑩
等從行禍至兗津射豕豕突觸禍馬輻驚墜
密直副使潘福海躍馬直前一箭墮豕禍得
免○十一月安翊柳和等還自京師傳聖旨
云將以段子一萬匹綿布四萬匹買馬五千
匹乃遣典客令郭海龍奏以為小邦馬匹不
多且矮小何敢受價今奉聖旨當盡力措辦

辛禍

天子聞之豈不嘉賞禍與宦者及幸臣獨不
服李沃以左常侍胡服呼鷹從禍馳射○秋
八月李仁任以老病辭以李成林為左侍中
潘益溥為右侍中崔天儉為川陽府院君賜
潘福海姓王為子擢為門下贊成事申雅王
興同知密直司事吳忠佐為密直副使盧龜
山為右副代言益溥以福海之父由門下評
理起拜侍中以福海既為王子不相避也龜
山年未二十國人皆以為不稱於是宦豎商
賈漁獵之徒無不官矣○禍如壺串呼鷹牽

狗吹笛吹角長歌縵舞前後導從絡繹于道
○鄭地上書自請東征曰倭非舉國為盜其
國叛民分據對馬一歧兩島隣於合浦入寇
無時若聲罪大舉覆其巢穴則邊患永除矣
且今水軍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
比也順風而往則二島一舉可滅○禍徵六
道倡優陳百戲于東江竭帑藏以供雜戲宰
執臺諫不能諫至有作奇技以逢迎者一日
禍禠水中馬交羣妓天大雷電以雨○九月
流江陵道元帥李乙珣于懷德縣乙珣欲奸

辛偶

揚口縣人楊富女不獲遂強奸富妻時富死
未百日憲府劾乙珣廢為庶人杖流之○遼
東來市屯田牛五千七百頭○禍以宦者壽
寧府尹曹恂為巡軍鎮撫上護軍○冬十月
以光州人盧俊恭廬墓服喪三年旌其閭○
禍閱妓樂于花園以樂不中意徵布二百五
十匹○禍如定妃宮見其弟安淑老幼女命
有司備嘉禮用幣布七千五百匹白金一千
五百兩他物稱是時禍如妃呀一日或兩三
至人謂妃欲掩人譏見其姪女也○十一月

以密直副使金賞為全羅道助戰元帥○禍
率崔瑩及廢臣主福海等獵于海豐○命收
私田半租以備軍餉又令諸道按廉使考將
帥能否守令殿最○倭寇光州執前書雲正
金彥卿妻金氏以去欲污之金仆地罵賊大
叫曰汝即殺我義不辱遂遇害○張方平等
致李種德至遼東不得入而還方平等行至
甜水站都司使千戶王成錄聖旨以示曰今
後高麗國使臣來者於一百里外止回不許
入境亦不許送赴京師其國執政之臣輕薄

辛禍

譎詐之徒難以信憑凡百期約非過則不及
未嘗誠意相孚可以絕交不可與之往來若
欲求進示勅使錄而還方平等遂回潘益淳
奔告崔瑩曰公玄陵所倚重三韓所屬望今
國家危矣盍力圖之瑩嘆曰執政嗜利積惡
自速禍敗老夫將若之何時有人自遼東逃
來告都堂曰帝將求處女秀才及宦者各一
千牛馬各一千都堂憂之瑩曰如此則興兵
擊之可也○十二月遣永原君鄭夢周如京
師請通朝聘至遼東不得入乃還○倭寇并

邑縣典醫正景德宜妻安氏携二子及三婢
匿後園土宇賊尋得欲亂之安罵且拒賊粹
首拔劔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怒
殺之虜一子一婢而去又執中郎將李得仁
妻李氏欲汚之李以死拒賊遂殺之○禍謂
都堂曰凡奪占倉庫官司田民者具名以聞
都堂自嫌遂閣不行○禍聞申雅奪人田大
怒命囚其子孝温婿前三司左尹朴保寧孝
温逃命巡軍圍雅家大索獲之下獄皆杖流
角山○前密直副使趙胖斬廉興邦家奴李

辛偶

光于白州初光奪胖田胖乞哀於興邦興邦
歸之光又奪其田凌辱之胖詣光哀請光益
縱虐胖不勝憤以數十騎圍斬之火其家馳
入京將白興邦興邦聞之大怒誣胖謀叛令
巡軍執胖毋妻遣四百餘騎于白州捕胖騎
至碧瀾渡舟人云胖以五騎已馳入京矣



